

# 第一章 虫之化

天下万物林林总总，它们来自何方，又将归于何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非常深奥的问题，引得多少人为之煞费苦心。古人早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而且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认识。比如神赋生命 从古至今，一直是最为普遍的认识，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命观念之一，认为世间一切都由神所掌握 天上的飞禽 地上的走兽 以及社会人事 都受控于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甲骨文中就有了“ 今二月 帝令不雨 ”“ 翼癸卯，帝不令其风 ” 一类的卜辞，认为刮风下雨都是神的命令；《诗经》中则有“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sup>①</sup>“ 厥初生民 时维姜嫄 ……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 ”<sup>②</sup> 的诗句，认为商人的祖先是玄鸟顺从天命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神的足迹而孕育出来的；《国语·周语》也有“ 我姬氏出自天鼋 ”之说。这些都表现了天命的观念。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界的生物不是来自神，而是由他物变化而来的。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认为蝗虫与鱼是可以互相变化的，在水灾严重的时候，即使野地里也可以发现鱼，这些鱼就是蝗虫的卵变成的；而在天旱之年，干涸的河床里会有大量蝗虫出现，这些蝗虫就是鱼

① 《诗经·商颂·玄鸟》。

② 《诗经·大雅·生民》。

卵化成的。二者就是这样利用天的旱涝相互变化，循环往复不止。用现代科学的观点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不过它并非民间百姓的杜撰，还是有所本的。

## 第一节 化生说

翻开古代典籍，有关化生的故事极多，其中又以虫化故事最著。所谓“虫化”可以包括：昆虫化为他物，他物化为昆虫，此种昆虫化为彼种昆虫。昆虫化生的观念在古代极为普遍，即使在那些被认为较具科学性的著作里，亦不乏这样的认识。那么这种说法是怎样产生的？它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化生”是一个产生很早的概念，与儒、道、佛均有联系，内容十分丰富。化者，变也。在甲骨文里，化写作“𠄎”是个会意字，像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儒家之化生说见于《易经》：

天地感而万物生。<sup>①</sup>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sup>②</sup>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sup>③</sup>

《易》中的“化生”主要是滋生、繁衍之意。“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就是雌雄相交而生下一代，尚属朴素合理。如果我们把天地看作万物产生的必要条件，那么将天地比之为男女，认为天下万物都是天地相交的产物，倒也有一定合理性；

① 《易·咸卦》。

② 《易·系辞》。

③ 《归妹·彖》。

但天地显然不完全等同于男女。

《礼记》里有“化”的说法，似与上则天地、男女的比喻不同，它有了另外的意思：

仲春，鹰化为鸠。季春，田鼠化为鴽。季夏，腐草为萤。季秋，雀入大水为蛤。孟冬，雉入大水为蜃。<sup>①</sup>

这里的“化”不是滋生、繁衍，更倾向于变化、转化之意，是一物转化为另一物。是如何转化的呢？这里语焉不详，只提到了季节的变化，有仲春、季春、季夏、季秋、孟冬五种，似乎再也没有别的因素。显然，这种“鹰化为鸠”“腐草为萤”之说，不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然而，这层意思在道家手里又被大大发挥，世间万物无论同类还是异类，皆可互相变化，甚至不需要凭借什么条件。《庄子·逍遥游》里有一段很著名的寓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鲲的本义不过是指小鱼苗，但在庄子的笔下却变成了几千里大的鱼，更怪的是后来这只巨型的鱼又变成了鸟！对今人来说，鱼变成鸟当然不可信；但在鱼化故事里，这是最著名的一条。

当然，在庄子的世界观里，远不止鱼变鸟，他在《至乐篇》中甚至认为世界万物循环转化，生生不已：

<sup>①</sup> 《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七引《礼记·月令》。

乌足之根为蛭螭 其叶为胡蝶。胡蝶 胥也 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庄子在这段话里一口气说了十几种名物，但到底是指什么 很难搞得清楚。比如说“青宁生程 程生马”，何谓“程”？是动物还是植物？程又怎能生马呢？后来不少人对《庄子》中的名物加以解释，试图确定其所指，然终不免牵强附会之嫌。如宋沈括云：“《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余至延州 人至今谓虎豹为程 盖言虫也。”他的意思是“程”即“虫”的方言读音。另有人说虎的别称之一就叫“程生马”似乎可作沈说之一证。实际上，《庄子》中的名物包括昆虫不少是作者臆造的 因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sup>①</sup> 他不太讲究客观的真实性 所以似无必要搞清楚究竟是指什么，也搞不清楚。不过就可以理解的一部分来说，如果用唯物的观念去要求，那么漏洞就太多了。如说“马生人”马怎能生出人来呢 我们只是从庄子的著作中所反映的思想来看，他认为世上万物都是互相转变的，生生化化 若循环然。

佛家亦有化生说 但与儒、道不同 它实际上是动物分类法中的一种 有某种科学性。《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湿生 若化生。”按照佛家的解释 众生即一切生命 不是单指人类 动植物也包括在内。卵生指禽鸟 胎生指人兽 湿生指水中动物 化生则指天人，此四类皆为欲界众生。化生所指的“天人”还是很难令人理解。南怀瑾说得较明白：

<sup>①</sup>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化生就是变化的东西 如蝉蜕、蜻蜓、蝴蝶等。又照中国古老的传说,真假不能确定,海里的鲨鱼活到几百年以上,会跳到沙滩上,一变就是鹿,长一个头角的鹿,这些都是化生。<sup>①</sup>

按此说化生大体相当于现代昆虫学所说的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但不完全相同,因为古代化生所含的对象不仅是昆虫,甚至不仅是动物。后世本草著作中常说的“四生”基本上就是指此四类,但在理解和具体分类上又有差别。明刘文泰《等本草品汇精要》:“禽、兽、虫、鱼分为羽、毛、鳞、甲、羸五类。每类又分胎、卵、湿、化之四生。”李时珍《本草纲目》又加“风生”为“五生。”刘说既云每类又分四生,举例时却只将蟋蟀、飞蛾、蚊、虻、蠓、蚋、麻生虫等归入湿生类,其他三类均未举昆虫例,这是明显的差错。李时珍《本草纲目·虫部》将昆虫分卵生四十五种,湿生三十种,化生三十一一种,只极少数不属于昆虫。之后李苏《见物》所举化生之虫为水之化蚊,粪壤之化蛞蝓,木之化天牛,谷之化白蛾,草木之化土蝶。



《本草纲目》中的虫部卵生类

古人运用化生之概念,所指并不确定。佛家是注重在“天所依托,歛尔而生。”而大部分本草作者综合了儒、道、佛

① 《金刚经说什么》。

三家的观点，唯物和唯心夹杂在一起。综而观之，古代有关化虫的记载，大多以昆虫的来源，即回答“虫是从哪里来的”这一问题为出发点。人类的发展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而化虫的种种说法就是人类在某一阶段认识自然的产物。我们知道，围绕自然、人类的产生，古代哲学家曾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大都充满荒诞、神秘的色彩。如在解释人类的产生上，抔土造人的神话是非常有名的：“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抔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给，乃引绳缠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贤知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绳人也。”虽是神话，却带着鲜明的阶级色彩，看来人的富贵贫贱，早在女娲手里就已经确定了！不过其荒诞性也是不言自明的。自然界万物纷繁，千奇百怪，解释起来似乎比人类的产生更困难一些，也更容易出现歧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有一种“气”说，用以解释世上万物之产生。《易经》说“精气为物”，王充《论衡》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淮南子》还有“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烦气为虫，精气为人”之说，化生之说，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既然万物都是由气聚合而成的，显然万物又都可以以气作为中介进行千变万化。用这种观点去观察自然，解释自然，便产生了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化生故事。在这种观念中，鱼变蝗，蝗变鱼，赤虫化蜂，蜂化促织，乃至人化蝶，蝶化妖，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了。

## 第二节 化 虫

自然界的昆虫有万千种类，它们究竟都是从哪里来的？现代科学认为，像其他生物一样，它们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进化而成的，每一种、属都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存在

此物向彼物的突然转化；在古代生物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更不存在突变的可能性。但古人并不这样认识，他们认为不但昆虫与昆虫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而且与鸟兽鱼类之间亦可以相互转化，甚至连植物、无机物都可以变成昆虫。一句话 昆虫是由他物变来的。

## 一、化 蝗

（一）鱼化蝗 蝗虫是古代比较早为人认识的昆虫。因为它与人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下，且数量很多，对庄稼能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人们对它很熟悉。但是，人们显然缺乏对它的真实观察和深入研究，以至连它的来源都没能搞清楚，在很长时间内误认为它是由鱼变化而成的。宋陆佃《埤雅》云：

或曰蝗即鱼卵所化。《列子》曰“鱼卵之为虫”盖谓是也。俗云春鱼遗子如粟，埋于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则皆化而为鱼；如遇旱干，水缩不及故岸，则其子久阁，为日所暴，乃生飞蝗<sup>①</sup>。

《埤雅》是一部解释动植物的著作 内容广博 征引繁富，考证详实，在自然科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以科学的态度观之，此书内容以唯物的观点为主，对动植物的描绘是比较准确的。如释鲎的特征：“雌常负雄而行 雄者多肉 失雄则不能独活。渔者拾之 必得其双。在海中群行 辄相积于背 高尺余 如帆乘风而游。”<sup>②</sup> 当然也不乏唯心的东西。上则以《列子》上的经典之说 与民间传闻相互印证 好像在说明蝗

① 《埤雅·释虫》。

② 《埤雅·释鱼》。

与鱼之间互化的真实性，但作者同时又以“或曰”、“俗云”来记述，似乎又有否定之意。

《列子》一般被认为是魏晋人伪造之书，其中的不少内容是引自先秦诸子著作。《列子·天瑞》论诸物变化引《庄子·至乐》的内容不少，如“乌足之根为蛭螭，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灶下，其状若脱，其名曰鸲掇。”与《庄子》全同。《列子》中有“鱼卵之为虫”却是《庄子》原无而后加的。即便《列子》是伪书，但鱼卵变蝗的观念肯定不是迟至魏晋才有，实际上汉代已有此类记载：

马援为武陵太守，郡连有蝗虫，谷价贵。援奏罢盐官，赈贫羸，薄赋税。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虾。<sup>①</sup>

蝗，螿也。当为灾，则生故水处泽中，数百或数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尽复移。虽自有种，其为灾，云是鱼子在水中化为之。<sup>②</sup>

前一则不是鱼化为蝗，而是蝗虫化为鱼虾。其实是同一个问题，鱼既可以化蝗，蝗自然反过来就能化为鱼。如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江中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不但化为蝗，而且又接着再化成鼠。后则是汉代大儒蔡邕之言，蝗虫生长沼泽潮湿之处以及为灾的情况，都写得不错，且言及蝗虫“自有种”，这些说明汉人对蝗虫是有过正确观察和认识的，而且对其生活规律有一定了解，但另一方面，它又说蝗虫为灾时是水中的鱼卵变成的，这又陷入了唯心的看法。不过我们注意到，蔡邕这里用了一个“云是……”意思相当于“据说”或“有人说”之类，说明他不见得同意这种说法。这两则都是说的汉代的事，由此可以推测，鱼蝗互化的观念早

① 《艺文类聚》卷一百引《东观汉记》。

② 《艺文类聚》卷一百引蔡邕语。

在先秦就已经普遍存在了。

汉代以后此说不绝，在一些重要的辞书、经典注疏及本草著作中，人们不断地重复着上面的说法。但同时，更多的资料也显示出人们对蝗虫的唯物认识是愈来愈深刻和全面了。

螽斯，蝗属，或曰鱼卵所化。每岁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飞；羽翼未成，跳跃而行。<sup>①</sup>

虽然重复了“鱼卵所化”但是更主要的是客观记述蝗虫的繁殖、发育及生活习性。人们认识到蝗虫自己是会产卵的而且每年的繁殖次数有三至四次每次能产卵百余且以“其子如粟”描绘其形并述及幼虫从卵中生出至翼成会飞约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些记述都是比较准确的，说明作者显然做过观察，已经认识到螽斯幼虫是从母卵中所出。此则资料在引“鱼卵所化”的说法时，也像蔡邕一样用了一个不肯定语气的“或曰”看来也不怎么认同此说甚至也可能是持否定态度的。

可笑的是，一直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清代，十分明白事理的乾隆皇帝却还在相信这个鱼变蝗虫的神话。在他的御旨中有这样的话：

古称蝗蝻生于水泽之中，乃鱼子变化而成者。是以江南淮扬之州县，地接湖滩，往往易受其害。盖蝗之所生，多因低洼之区，秋雨停集，生长小鱼。交春，小鱼生子，水存则仍复为鱼。若值水涸日晒，入夏之后即化为

<sup>①</sup> 《陆氏诗疏广要》卷下引《玉堂闲话》。

蝻，不待数日便能生翅群飞。即被害之家，亦莫知其所自。<sup>①</sup>

他不但相信前人之说，而且有所发展，把二者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补充了不少。

还不断有人为鱼虾变蝗说寻找旁证。如《农政全书》云：“则蝗为水种无足疑矣……《尔雅翼》言虾善游而好跃 蝻亦善跃 此二证也。物虽相变 大都蛻壳即成 故多相肖。若蝗之形 酷类虾 其首、其身其纹脉、肉味 其子之形味 无非虾者 此三证也。”<sup>②</sup> 这里主要是将虾与蝗加以对照，其结果只能证明蝗为虾所化，而并不证明是鱼所化。既然早就有人认识到蝗虫自己能够产卵，卵可能孵化出下一代，那么又如何解释为鱼虾所化这种说法呢？有一个僧人竟然发明了一种鉴别方法 他这样说：“蝗有二须 虾化者 须在目上 蝗子入土孳生者 须在目下 以此可别。”<sup>③</sup> 居然能从蝗虫的双须上可以看出哪些是自生的 哪些是鱼子变成的 多么滑稽！

（二 蠹化蝗 唐代诗人白居易还有蠹化蝗之说 见于其《捕蝗》诗：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

蠹者，虫也，一般多指能蛀蚀器物的虫子。蠹的种类其实非常多，白居易这里并没说清何种蠹才能化成蝗。所谓“蛊蠹”即毒虫之意 并不是某一种昆虫的专名。不过 谓蠹

<sup>①</sup>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二十五。

卷四十四。

<sup>③</sup> 《康济录》卷四下之三。

化蝗者只白氏一人而已，似乎并无其他记载。

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向的，另一种是双向互化。但在有些人看来，化应该是双方相互转化。《国语》中有“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鼃鼃鱼鳖莫不能化”之语，韦昭注云：“化谓蛇成鳖，鼃，石首成鼃之类也。”这就是单向的。《礼记》有“腐草为萤”句，孔颖达疏云：“不云化者，鸠化为鹰，鹰还化为鸠，故称化。腐草为萤，萤不复为腐草，故不称化。”也就是说，鲲虽然能变成大鹏，但大鹏不能变成鲲，这就不算真正的化；而鱼和蝗可以相互变化，才是真正的化。但大部分化虫故事是单向的，而不是互相转化。

## 二、化蜻蜓

(一) 水蛭 可以化为蜻蜓的东西很多，先看水蛭：

夫虾蟆为鹑，水蛭为螭，皆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sup>①</sup>

“螭”即蜻蜓。这里说水蛭变成了蜻蜓，那么“水蛭”是什么呢？“蛭”字书解释为蝎子一类毒虫；“水蛭”为何物，诸书皆言之不详。蜻蜓究竟是否这种“水中的毒虫”所变的呢？现代昆虫学认为，蜻蜓属于不完全变态昆虫，它的一



水蛭与蜻蜓

<sup>①</sup> 《淮南子·齐俗训》。

生要经过卵、幼虫、成虫三个阶段。成虫常在飞行中相交 卵生于水面或水生植物上。幼虫水生，口器咀嚼式，下唇很长，呈假面状覆在头的前面，其实这是它的捕食器官，能迅速伸出捕捉食物。蜻蜓的幼虫在昆虫学上一般称为稚虫，躯体外壳较硬，外形确实像一只蝎子，而且捕食鱼虾也像蝎子那样凶猛，只是没有蝎子那样长长的尾巴罢了。幼虫在水中生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其间要经过很多次蜕皮，最后才爬到岸边 蜕化为蜻蜓。《尔雅翼》在记述蜻蜓时云：“水蛭既化蜻蛉 蜻蛉相交还于水上 附物散卵 出复为水蛭 水蛭复化焉 交相禅无已。”《本草会编》亦云：“或曰蜻蛉贴水飞时 以尾蘸水中。人知其点水 不知其点水者 乃生子也。”这两段描写蜻蜓的生物学特性还是比较准确的，说明作者对此有过详细的观察。如果这里说的“水蛭”就是指蜻蜓稚虫的话 我们应该说古人对蜻蜓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水蛭为螭螭”之说倒非什么玄虚之词，是能够成立的。古人不懂得昆虫的变态现象，把它们的幼虫与成虫看作不相干的两种动物，于是对其间的变化就觉得很奇怪，这才产生了“生非其类”的想法。《尔雅翼》对此有很好的解释：“物之所为 出于不意。弗知者惊 知者不怪。详此类变易 固不足惊 又人皆习知 不待圣人也。”这是很唯物的观念。

（二 青虾 一说海中青虾亦可化为蜻蜓：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好以六月群飞暗天。海边夷貊食之，谓海中青虾化为之也。①

此处所说的变成蜻蜓的“青虾”很可能也是水蛭 因为水蛭同样是生活于水中，体色也与青虾很接近。既然对水蛭变

① 《古今注》卷中。

成蜻蜓的正常现象都觉得奇怪，再加上观察的错觉，产生青虾化蜻蜓的想法亦属正常。

（三）蝗虫据《太平广记》引《异记》：

唐天祐末岁，蝗虫生地穴中。生讫，即众蝗衔其足翅而拽出。帝谓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为蜻蜓。洛中皆验之。

此事不见于新旧《唐书》显系野老之谈。唐代皇帝虽然不止一次地为蝗灾而祷告上天，但并无天祐年间的记载。据其描写，也不像是一般的蝗灾。蝗虫非由虫卵所变，而是生自“地穴”似乎生出来之后即为成虫，且衔足翅而出，明显地带着虚构出来的奇异色彩。唐太宗吞蝗后，史书只说是“此岁蝗不为灾”，唐文宗为蝗旱灾害祷天，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而这则记载却说蝗虫听了皇帝的话竟然变成了蜻蜓！

（四）鳞甲虫 下面一则所记也比较怪诞，更是想象之词：

有大龙蜕于太湖之湄，其鳞甲中出虫，顷刻化为蜻蜓，朱色，人取之者病虐。今人见蜻蜓朱色者，谓之龙甲，又谓之龙孙，不敢伤之。<sup>①</sup>

此则只有一点可信，即蜻蜓确实是有红色的，而且不止一种。昆虫学上称“红蜻”、“赤蜻”的蜻蜓都是红色，十分漂亮。但不可信的东西更明显，首先是大龙在太湖之滨蜕皮，再就是鳞甲中有虫出来变成了蜻蜓，更玄的是捉到这种蜻蜓人就会生病。其实蜻蜓为益虫，能够捕食蚊蝇早就为人所认

<sup>①</sup> 《说郭》卷三十一引《戊辰杂抄》。

识，所以大人一般是制止小孩子捕捉蜻蜓的，这并非是因为与龙有什么关系 或者会因此而得病。

### 三、化蝶

在所有化虫故事中，以化蝶者为最多，能化蝶的东西甚众 青虫橘蠹、草木花叶、金玉衣物都可以化而为蝶。

（一）橘蠹与青虫 有关青虫化蝶和橘蠹化蝶的记载较多。如下则：

橘之蠹 大如小指 首负特角 身蹙蹙然。类蝻蛴而青 翳叶仰啮 如饥蚕之速 不相上下。人或振触之 辄奋角而怒，气色桀骜。一旦视之，凝然弗食弗动。明日复往，则蜕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黼苍，分朱间黄 腹瑱而橄 堕 ) 缕纤且长 如醉方寤 附枝不扬。又明日往 则倚薄风露 攀缘草树 耸空翅轻 瞥然而去。或隐蕙隙 或留篁端 翩旋轩虚 扬曳粉拂 甚可爱也。须臾犯螫网而胶之，引丝环缠，牢若桎梏。人虽甚怜 不可解而纵矣。<sup>①</sup>

此则资料出自唐代，作者陆龟蒙是唐末著名的文学家，原题为《蠹化》。作者写此篇的目的主要是说“人不可‘灭德忘公 崇浮饰傲 荣其外而枯其内 害其本而窒其源’ 否则就会像这只蝴蝶一样；为大螫网而胶之” 虽悔无及矣。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对橘蠹羽化为蝴蝶的过程描写得既非常准确 亦很生动 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sup>①</sup> 陆龟蒙《甫里集》卷十九。

蝶，物之善化者。今菜中青虫，当春时行缘屋壁或草木上，以丝自固。一夕视之，有圭角，六七日其背罅裂，蜕为蝶出矣。其大蝶散卵于柑橘上，为虫青绿，既久则去为大蝶。<sup>①</sup>

蝶生江南柑橘树，蠹变为蛺蝶。<sup>②</sup>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北人云玄武蝉。<sup>③</sup>

因为蝶的羽化现象在生活中比较常见，所以观察都还比较准确。上则记青虫在屋壁或草木上以丝自固，再从茧中钻出，羽化为蝶，这个变化过程毫无差错。使古人困惑的是，大部分人不懂得变态类昆虫是有几个发育形态的，而认为是不相关的昆虫之间神奇的化生，这就错了。蝶是属于完全变态的昆虫，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不同种类的蝶在幼虫阶段表现形态是不同的，或大或小，或青或黑，或黄或花，体形体色都有较大差异，但最终都要蜕变为蝶。李时珍曾对前人诸说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

蝶，蛾类也。大曰蝶，小曰蛾，其种甚繁，皆四翅，有粉，好嗅花香，以须代鼻。其交以鼻，交则粉退。《古今注》谓橘蠹化蝶，《尔雅翼》谓菜虫化蝶……皆各据其所见者而言尔。盖不知蠹、蠋诸虫，至老俱各蜕而为蝶为蛾，如蚕之必羽化也。<sup>④</sup>

李时珍认为蝶就是蛾的一种，只是大小有别。在现代昆虫学上，蝶和蛾同属于鳞翅目，但还是有差别的。二者在触

① 《尔雅翼》卷二十五。

② 《广东通志》卷五十二引《北户录》。

③ 《桂海虫鱼志》卷十。

④ 《本草纲目·蝶集解》。

角、翅的连锁方式、活动时间、蛹的形式等方面都有差别。比如蛾类的蛹是结茧的，如蚕；而蝶类的蛹一般是不结茧的。但因为二者同属于变态类昆虫，所以它们的发育规律是基本相同的。蚕变成蛾较容易理解，因古代养蚕遍布千家万户，蚕结茧变为蛹，再羽化为蛾的现象属于生活常识，所以李时珍以之来说明化蝶现象，十分有说服力。他意在说明，无论是青虫还是橘蠹，它们最后变成是蝶或蛾是自身的规律，不值得大惊小怪。

（二）木叶与蔬叶 还有植物化蝶的记载，更神奇了一步。请看下面两则：

公路南行，历悬藤峡，维舟饭水，睹岩侧有一木五彩，初谓丹青之树，因命僮仆采之。顷获一枝，尚缀嫩蝶，凡二十余个。有翠绀缕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黄白者、绯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荚者。愚因登岸视之，乃木叶化焉。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树中，麦为蛭蝶，乌足之叶为蝴蝶，皆造化使然，岂虚语欤。<sup>①</sup>

蛭蝶 粉翅有须，一名胡蝶。《列子》曰：“乌足之根为蛭蛭，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尝见园蔬，其叶有为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叶也。干宝云：“稻成蚕，麦成蛭蝶。”岂虚语哉！<sup>②</sup>

第一例提出树叶化蝶，第二例又提出菜叶化蝶。两例都引用了《列子》乌足之叶化为蝶的说法，以自己的亲见来证明《列子》说法的正确。尽管二人皆云亲眼目睹，言之凿凿，但以今人观点来看，仍然只能理解为某种误解，或者是故意的编造。蝴蝶是一种很柔弱的昆虫，喜欢飞翔、驻足于花叶之

① 《北户录》卷一。

② 《埤雅》卷十。

间。它有很多天敌，常受到禽虫的袭击和吞食。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延续后代，蝴蝶像其他许多生物一样，获得了各种防卫敌虫侵害的本领。例如四川峨眉山上有一种枯叶蝶，它不但有十分逼真的保护色，而且能将双翅竖起合拢，凝立于枯枝之上，就像一片片行将凋敝的枯叶，无论从外形上还是从色泽上，都很难看出与真正的枯叶有什么区别。如果细心观察一下这片“枯叶”就会看出它有“叶尖”“叶柄”，甚至连“叶脉”也是那样主次分明。只有摇动树枝时这种枯叶蝶才会飘然飞去，一片“枯叶”瞬间变作一只绚丽多彩、体态轻盈的蝴蝶！还有一种木叶蝶，它不仅在静止时酷似树叶，令人真假难辨，就是在树枝被剧烈摇动时，它也不会马上飞去，而是像一片真正的枯叶一样，颓然落地，一动不动地躺在枯叶堆上，使敌虫无法分辨。其实这种神奇的装死本领并非蝴蝶所独有，很多昆虫及其他动物都具备。比如竹节虫，身体和足部长得又细又长，当它在竹子上栖息时，就像一段竹枝，人们很难发现它。有意思的是，昆虫的这种自卫手段不但蒙混了自己的天敌，也使聪明的人类受骗上当，并因而生出了所谓“树叶化蝶”一类的笑话。事实上，被古人认作“树叶”或“菜叶”的东西，原本就不是树叶或菜叶，而是姿色各异的蝴蝶，当它们受到惊吓而飞起来的时候，人们却以为是树叶或菜叶瞬间变成的，这该是多大的误会！毫无疑问，上述两则化蝶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 麦 还有麦化蝶或蛾：

麦之为蛺蝶也。<sup>①</sup>

晋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麦化为飞蛾。<sup>②</sup>

宋淳熙十五年，张氏家麦化为蝶。时用麦作饭，久

① 《法苑珠林》卷四十三引干宝语。

② 《述异记》卷下。